商己孫敦

海鹽張徵君燕昌以所藏商敦出示蓋與器各有文其蓋文云己孫丁其器文云孫己丁攷薛氏鐘鼎款識第五卷載商器有己孫敦上爲己孫下爲孫己南豐曾氏所藏也又有己丁敦蓋曰孫己丁器曰己孫丁不言何人所藏此敦文上己孫下孫己正與曾氏己孫敦同而曾本少丁字或南豐摹此銘時偶失之耳其所云己丁敦銘六字與此敦恰同而上下文互易竊意薛氏所載二敦本卽一器曾

所摹偶失丁字而別本所記蓋器之文倒易或轉寫之誤歟薛氏謂商之君有以已爲號者有以丁爲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已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予謂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已則丁爲祭日無疑已或在孫上或在孫下當是其孫之號薛氏所言固先得我心而已言其人丁言其日恐宜分別觀之

睢陵家丞印

翁氏兩漢金石記載此印文云睢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睢陵不言侯國翁亦疑而未決予攷晉書王祥封睢陵公公國有家丞一人則此印必是晉時物

晉率善倓印

海鹽黃錫蕃椒升得古銅印駝鈕文曰晉率善倓伯長訪諸摹印家莫知倓爲何義昨訪予吳門以此印出示予謂倓必南蠻部族之稱攷後漢書板楯蠻傳殺人者得以倓錢贖之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倓蠻夷贖罪貨也予謂錢已是貨何必更言倓據下文云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入賨錢口四十則賨與倓皆蠻部落之號徵賨錢以代租賦徵倓錢以贖罪其義一也章懷以倓爲贖貨之名蓋失其旨得此印證之益明白矣

唐東都尚書兵部印

魏華父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云所用印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

南漢銅鐘題字

南康謝藴山巡撫廣西好搜訪金石文字撰粤西金石略十五卷刻甫成而殁于官舍故流傳頗少所載南漢銅鐘款識二通皆完好可喜一在蒼梧縣光孝寺其文云維大漢乾和十六年太歲戊午閏六月庚辰朔十六日乙未弟子萬華宮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行內侍上柱國吳懷恩鑄造鴻鐘一口重五百觔置於梧州雲蓋山感報寺永充供養上資當今皇帝龍圖永固聖壽萬春謹記一在賀

縣三乘寺其文云維 大漢大寶四年歲次辛酉九月辛酉朔二十五日乙酉鑄造銅鐘一口重一千五百觔於乾亨寺永充供養四面列名者凡數百人文多不載攷乾和爲南漢主劉晟之紀年晟以十六年八月殂而子鋹嗣之改元大寶卽戊午歲也自戊午至辛酉恰四年與鐘文合蘊山云戊午歲爲周世宗顯德五年薛史及通鑑是年閏七月而此云閏六月是置閏差一月也辛酉歲爲宋太祖建隆二年其九月壬戌朔而此云辛酉是朔亦差一日也

宋金官印

汪秀峯收得宋金官印各一 摹其文貽予其一曰恩州饒

陽鎭酒稅務記大觀三年二月少府監鑄攷宋史百官志少府監掌鑄牌印諸記其屬有鑄印篆文官二人是鑄印爲少府專職元豐九域志恩州武城縣有饒陽鎭宋時州縣酒稅務或置於城內或置鄉鎭設監稅務官一人主之所謂監當官也其一曰提控所某字印興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興定者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於汴故有行宮禮部之稱金史百官志屢見提控字却未有以提控所爲專署者篆字亦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

海鹽吳槎客得宋印長二寸三分廣二寸二分厚六分柱

紐高一寸一分重十二兩其文云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凡九字紐之左右刻端拱二年四月鑄凡七字按宋史兵志拱聖指揮二十一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蓋拱聖爲殿前司所屬禁軍之一志云指揮二十一此稱拱聖下十都虞候豈每指揮下皆有都虞候而此印爲第十指揮下之都虞候所用乎大興翁宜泉得宋印文云壯勇第一指揮第五都朱記淳化四年九月鑄其書壯作[illegible]不合六書正體予壻瞿鏡濤以宋志攷之云壯勇宋初禁軍隸侍衛司以招獲羣盜配近京徒役者拔立咸平以後遞有增補

舊止三指揮至熙寧中始增至七此印鑄於淳化四年葢禁軍壯勇營第一指揮下之第五都也宋軍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設指揮使一員其下別爲五都每都馬軍設軍使一員副兵馬使一員步軍設都頭一員副都頭一員此朱記殆軍使都頭所用歟

翁宜泉有舊印一篆文不甚可辨似是㝃差官印四字背文無年月但云宣差襄陽唐鄧軍稞稅所成造左側有土字號三字案宋官名有宣差無宣差金元皆有宣差但金印當有年號而此無之是必元初物矣

日字銅牌

仁和姜怡亭盦示予銅牌拓本長五寸許寬不及二寸上有穿其一面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下有印篆文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印其一面中刻奉御二字左刻得入第壹重門六字右刻日字第三十二號七字字較小最下刻從人牌子四字二行予審定以爲金時物金之奉御皆世家子弟爲之出入禁省號爲近侍此牌則奉御之從人所帶僅得入第壹重門而已金史百官志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掌總領親軍凡宮城諸門衞禁并行從宿衞之事又云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然則此牌當給於大定以後

也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正書四行其文云常德路達魯花赤哈珊黑黑鑄造祭器壹伯貳拾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涼州儒學永寶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誌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爲州隸焉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而常德路屬湖廣行省本不相統此西涼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鑄造非常例也諸王表不載永昌王名號唯世祖

紀至元九年十一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然則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兒也只必帖木兒爲太宗第二子濶端太子之子見於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載其時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漏略無宅文可證矣食貨志濶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撥江南戶鈔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餘戶是常德爲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鑄祭器之事

甘露寺銅鐘

北固山甘露寺有銅鐘一口元至正九年所鑄周遭刻心經一部下方列鎮江路達魯花赤馬速忽鎮江路總管李

世安鎭江路上萬户府達魯花赤永安名攷鎭江府志題名失書馬速忽永安二人又誤以世安爲達魯花赤不知世安漢人不當爲達魯花赤也

豹字牌

瞿子鏡濤於元妙觀市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作豹像横刻豹字捌伯肆拾柒號凡入字背面文六行云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不署年月予按明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命工部凡内府守衛軍所懸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面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

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與此牌文字大略
相同則知此牌亦明時物葢正德間剏立豹房守衛軍士
所帶耳海鹽吳騫槎客亦得一枚其面文云豹字陸伯拾
號背文形製並同

禮器碑

漢韓敕造禮器碑顏育空桑洪氏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
爲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廿九年傳遂濟
窮桑注窮桑少皥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於少
皥之虛注少皥虛曲阜也在魯城内顏母生于曲阜即少
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攷左

傳耳

析里橋郙閣頌

析里橋郙閣頌洪氏婁氏俱言碑在興州即今漢中府之略陽縣也漢之略陽縣屬天水郡今縣則南宋開禧三年改順政置相去幾及千里名雖同而地則異矣歐陽棐集古錄目以爲仇紼書紼字子長墨丁人趙崡石墨鐫華謂是蔡邕書特以字體與夏承碑相似妄意之然夏碑之出中郎手亦無確據

廣川書跋云郙閣頌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燰漯當作濕燰當作燥醳當作易楊用修取濕燥之說更以嶃爲

潮以醳爲釋顧氏金石文字記亦取楊說予謂醳之爲釋以司隸楊孟文及緐陽令楊君碑證之固可信矣洪氏隸釋載此碑本作嶃漯無嘲字今略陽縣有此碑雖是重刊之本而此二語點畫分明是嶃非嘲唯歐陽集古錄誤讀爲嘲用修未見石本故承其誤耳嶃與平對漯與燥對於義亦無可疑下句徙朝陽之平燥徙亦誤字石本作從

郃陽令曹全碑

碑有收養季祖母之語或云季祖母卽庶祖母竊謂古人稱父之少弟曰季父則祖之少弟亦可云季祖矣季祖母猶今人稱叔祖母歟漢書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師古音

朐爲肕而廣韻謂漢朐䏰縣名在巴東郡地下濕多朐䏰蟲音蠢閏徐氏校說文亦取其說于肉部附朐䏰二文此碑出於後漢文云高祖父敏巴郡朐忍令字畫分明朐䏰蟲亦不載于爾雅則知無稽之談不可信矣

蜀石闕

蜀侍中楊公闕見于牛運震金石圖云在梓潼縣隸體頗似漢人予謂是𥡴峻僞作葢昭烈父子建號成都稱漢不稱蜀郎李氏據蜀前稱成後稱漢亦未以蜀爲國號唯唐末王建孟知祥始自稱蜀耳此闕旣不似唐以後款式何得有蜀之名乎作僞心勞自露破綻不必論書法之工拙

也

楊紹買地券

周密癸辛雜識云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垻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頃歲山陰童二如游洛陽得石刻一方其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闞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

月爲證四時爲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荊民有私約如律郎律字令葢晉時所刻乃知人家營葬向土公買地其說相承已久不始於唐世惜乎遺山草窗兩公未得此異聞也

馮本紀孝碑

高陵縣有唐馮府君碑題云大唐故亳州錄事參軍上騎都尉馮府君紀孝之碑正議大夫口口口口書少口口口朝隱撰嗣子銀青光祿大夫留直昭文館上柱國長樂縣開國男敦直書府君諱本字口口長樂信都人也以咸亨四年卒先天元年樹碑碑已中斷損五十餘字顧氏金石文

字記前載亳州錄事參軍殘碑後載馮本殘碑分系于咸亨先天之世葢得兩段拓本而不悟其爲一石也唐書文藝傳有閻朝隱先天中爲祕書少監此碑結銜有書少二字可辨祕字亦存其半知爲閻朝隱撰矣

茹守福墓誌

茹姓始見于南北朝不知其氏族所出今紹興多茹氏予同年三樵郡丞名敦和績學能古文予嘗問其族氏荅云未詳恐卽如之別體魏有如淳注漢書而未有它證也頃見唐人墓誌題云大唐故朝散大夫宮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文稱君諱守福京兆人也葢周之遺苗鄭之遠

裔也昔六國分峙茹姬爲魏后之妃七雄並爭茹耳爲韓王之相乃信茹如果一字碑立于開元十一年唐人多明譜學良足徵信惜乎三樵已逝末得相與論定也左氏傳鄭有公子班字子如見成十年鄭公族多以王父字爲氏故知如姓出於鄭廣韻如姓但舉馮翊如淳而不云出自姬姓茹字下但舉虜複姓普陋茹不及漢姓斯爲闕漏矣守福卒于開元十一年八月誌云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蓋用絳縣紀年之法其壽當不盈五十也

北嶽神廟碑

崔鎭書北嶽神廟碑金石文字記不得其年月 乾隆庚戌

秋予游曲陽謁嶽廟摩挲碑陰後題大唐口口口三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葢開元廿三年也又王知新書修北嶽廟碑金石文字記亦無年月此碑上截已斷題額無存而末行歲在丙子十月癸亥朔數字尚可辨其時唐亾已十年矣王處直爲易定節度使與河東爲脣齒當仍稱天祐十三年矣亭林嘗親到碑所自言倉卒求梯不得止就下方讀之宜不及細審也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李秀碑世所傳者唯順天府學文信國祠斷石二片孫承澤言萬曆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

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
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
礎其四礎相傳萬曆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今文信國
祠中石即少京兆署之二礎也嘉慶元年予從吳縣蔣上
舍元城齋假得未斷本兩冊尚存八百餘字神采煥然洵
希世之珍但經裝界之後顛倒錯亂不能尋其句讀而碑
首唐故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遼十六字後題
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字尚完好

諸暨令郭密之詩

郭密之五言詩二篇一題口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天

寶八載冬仲月勒一題永嘉懷古不見年月皆刻于青田之石門洞崖壁前人錄金石者皆未之及今芸臺中丞兩浙金石記始著之詩古淡近選體石門尚有徐嶠張愿詩刻皆開元天寶間人崖石鑱損唯姓名廑存詩句莫能辨識矣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予向得此碑攷晉書紀傳無司空王卓名斷爲碑誤頃讀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十一月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章懷太子注卓字仲遼河東解人乃知顏所稱十八代祖者蓋卽其人然後漢之司空非晉之司空也唐人重氏

族之學而敘述先世昧於朝代猶若此晉亦有王卓襲祖爵京陵公官止給事中未嘗任三公其祖父名亦與碑不同

楚金禪師碑

楚金禪師碑前題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按唐初以中書舍人掌制命無內外制之分明皇始置翰林學士掌內制而中書舍人但掌外制文苑英華以中書外制翰林內制分為二門此唐宋兩制故事也論委任之清切則內制優於外制而攷之史傳往往有由學士

遷舍人者初亦不解其故後讀洪氏翰苑羣書所載唐人題名始豁然省悟葢學士一官本無品秩常以它官供職自京縣尉以及常參官諸曹郎中員外郎並可充選即遞遷至侍郎左右丞尚書其內直如故故有內相之稱而即爲入相之階其掌外制者亦多用它官兼攝謂之知制誥其眞除舍人者葢寥寥矣舍人爲五品清要官故常爲翰林序遷之階由學士遷舍人仍掌內制非兼掌內外制亦非左遷外制也唐書通微傳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入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改禮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葢通微以金部員外郎入院三遷至舍人而

學士之職如故觀此碑結銜則知通微官爲舍人職仍學
士非與本傳相牴牾也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竹垞先生僅見其入予嘗屬沈學士
咸熙盡拓其文見詒較竹垞所得又益其二今著其目一
爲會昌元年十一月胡季良書後題幢主姚仲文等造一
爲會昌三年十月僧令洪書大中元年十一月重建後列
湖州刺史令狐綯等名一爲大中二年八月曹巨川書後
題湖州刺史蘇特名一爲大中十一年四月凌渭書後列
功德主王用爲亾妣沈氏夫人建其一亦凌渭書年月並

同而所書者乃大佛頂首楞嚴經也一爲咸通十年六月馮卯書一爲咸通十一年三月建不見書人姓名後列軍事押衙陳珽等名一爲乾符五年口月立後題弟子范信爲亾妻韓氏卅二娘子建亦無書人姓名又二幢皆不見年月一爲周德書後題徐師範及母王氏名其一殘鈌有處士胡季良姓名疑卽季良書也諸幢皆書尊勝陀羅尼經唯淩渭第二幢乃大佛頂首楞嚴經曹巨川所書乃六種眞言竹垞槩以尊勝經題之亦未核

竹林寺石幢

臨安縣西三里有海會寺吳越之竹林寺也寺有石幢二

其一刻佛說守護國界主陁羅尼經其一刻佛說千手千
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陁羅尼經經後皆
有記末云時寶大元年歲次甲申五月一日最後題天下
都元帥吳越國王鏐建十一字特大葢雖自立年號而不
改國王之稱亦不以吳越加于年號之上示不敢當尊也
其後文穆嗣位承遺命用中朝年號然年號上亦不加大
唐大晉大漢大周字予所見蕭山化度寺石幢題長興四
年三月無唐字杭州下天竺開路記題天福四年五月天
台高明寺石幢題天福二年七月杭州虎跑寺石幢題天
福八年水樂洞淨化禪院記題開運三年二月皆無晉字

虎跑寺石幢題乾祐二年七月石屋洞石觀音像讚題乾祐二年九月皆無漢字飛來峯滕紹宗造像題廣順元年四月蘇州虎邱山石幢題顯德五載又皆無周字唯文穆王神道碑爲朝廷宣賜宰相和凝奉敕撰文故碑首題大晉云云若尋常文字不繫彼國示非所屬也南唐龍光寺碑題開寶紀年而不稱宋亦此意

慈雲嶺石刻

杭州慈雲嶺石壁有吳越鐫字入行文云粱單閼之歲興建龍山至涒灘之年開慈雲嶺便建西關城宇臺殿水閣今勒貞珉用紀年月甲申歲六月十五日吳越國王記凡

四十九字小篆極端整按甲申爲後唐同光二年梁末帝已於前一年自焚死矣梁有國一十七載兩値卯年一爲開平丁卯一爲貞明己卯以下文甲申推之則龍山興建必在貞明五年也武肅於戊辰歲建元天寶甲申歲改元寶大此刻不用紀年亦當不書中朝國號且唐已滅梁舍新興之唐號而記已廢之梁年其故殊難解

吳越武肅王廟碑

會稽志吳越武肅王廟在府南四里三百二十六步有巨碑舊在廡下今乃立荒圃中皮光業之詞也具載唐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按長興後唐

明宗年號止於四年而崩歷閔帝淸泰帝凡三年而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若不數閔帝淸泰則七年乃天福元年劉恕吳越紀年稱天福元年七月乙卯立武肅王廟於東府今攷之碑與紀年雖不同其實皆歲丁酉淸泰廢閔帝爲鄂王晉祖追貶淸泰爲庶人皆削其年號而天福改元以其年十一月則十一月以前皆長興七年矣漢高祖削晉出帝開運之號稱天福十二年亦用此比也然武肅王實以壬辰歲薨文穆王襲位壬辰蓋長興三年不得云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也按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以三年薨

則碑爲誤然碑當時立光業爲其國丞相亦不應誤繆至此葢皆不可知予讀此志蓄疑有年近錢唐何夢華游武康得風山靈德王廟碑寄示後題寶正六年重光單閼歲乃始豁然有悟葢武肅本以寶正七年壬辰薨實後唐長興三年光業以吳越國相製碑刻石其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可疑者厥後忠懿入朝諱言改元事乃磨去寶正易以長興非復元刻之舊矣長興紀號止于四年其所以得有七年者則會稽志已詳言之葢石敬塘起兵并州尚未建元又不可用清泰之號當時必仍用長興如梁元帝稱太清故事而吳越因借以掩其改元之僭一時塗飾耳目

不暇計其事迹之不合耳予又記王象之輿地碑目有吳越會同十年石刻此契丹年號本晉開運四年晉亾而漢尙未興其時吳越又不改元不得不用契丹之元矣遼史稱太宗入汴改會同十年爲大同元年今據王象之所錄兩浙福建皆有會同十年石刻未有稱大同者則是契丹入汴後頒詔天下實用會同十年之號也其後草草北還旋即殂殞雖有改元亦無承用者薛歐二史所以沒而不書歟

溪州銅柱記

溪州銅柱記馬希範據湖南時所立其譔文首云天福五

年正月十九日而不題大胥其誓詞云蒙王庭發軍收討又云歸明王化又云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幕採伐土産不許輒有庇占蓋其時知有藩鎮不知有朝廷久矣記後列銜名吳氏十國春秋並不載吾友武虛谷授堂題跋始具錄之記文空處多攙入宋人題名字迹較劣而知州通判都監鈐轄皆宋時官名斷非天福元刻虛谷未及別白也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彭氏有文緒者知中彭州郎忠順州也石刻有知忠彭軍州事彭文緒蓋郎其人中忠字互異當依石刻爲正傳稱文緒以景德二入知忠彭州天聖三年爲彭儒猛所殺則題名當在天聖以前也

吳志伊未見石刻所載記文多誤又不錄誓文予所藏本乃畢尚書總制楚中時所貽此柱今在永順府境人跡罕至椎拓頗不易

石刻詩經殘本

後蜀石刻詩經殘本起召南鵲巢至邶風二子乘舟止經注皆完好經文之異于今本者江有汜之子歸歸上有于字三章皆同迨其今兮其作及不我能慉不下有以字昔育恐鞫無下育字泄泄其羽作洩則承開成石經之舊爲唐諱諱也經注中淵字民字亦缺筆孟氏雖竊帝號猶爲唐高祖太宗避諱可見武德貞觀之澤久而未亾而孟氏父子

居心忠厚亦有君人之量焉碑於察字皆作㝹蓋避知祥祖諱而于知字却不避當依古人二名不偏諱唯避下一字耳歐公五代史云知祥父名道蜀檮杌則云名巘此刻道字屢見皆不缺筆似歐史誤也冊尾有廣仁義學圖記蓋錢唐黃松石家所藏厲太鴻賦詩即是此本流傳宅姓今爲吳中黃蕘圃所得惜周南十一篇及鵲巢序遺失不可問矣蜀石經刻於開成石經之後南宋之世完好無恙而元明儒從未有寓目者殆由宋季失蜀之後兵燹塗炭靡有孑遺予訪求五十年不得隻字昨歲始見左傳殘本僅字今復見此刻經注萬有餘言眞衰年樂事也

經筵薦士章稿

陳襄經筵薦士章稿淳祐元年其五世從孫塏刻石於平江憲治不知何時移置蘇州府學襄所薦三十三人宋史無傳者唯虞太熙吳賁吳恕劉載林英孫奕鄒何七人虞太熙宜興人皇祐二年進士官至侍講見咸淳毘陵志林英元豐二年爲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元祐五年五月衞尉少卿林英提舉集禧觀英以疾自請也見李氏通鑑長編孫奕名亦見毘陵志云慶曆二年楊寘榜進士而事迹闕如未審即襄所薦否又婺州題名碑有孫奕嘉祐五年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改虞部郎中孜襄薦士在熙甯中嘉

祐在熙寧前十有餘載其時階已至前行郎中而此奏云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資歷久而班秩轉下疑非一人

趙崇雋壙誌

嘉慶丁巳八月二十八日予在吳門游法螺庵見壁間倚一石覆視之其額篆書横列宋故通判趙公壙誌凡八字文云先兄通判諱崇雋字彦伯隸漢邸裔孫秉義郎累贈奉直大夫不迷之曾孫左朝散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善良之孫朝議大夫試太府卿淮西總領通諠大夫汝諠之長子卒於嘉定甲申三月五日葬於吳縣至德鄉茶塢

山之原末題孝弟通直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崇修拔淚拜書今以宋史宗室世系表攷之葢太宗子漢王元佐生密國公允言允言生南康郡王宗立宗立生仲琳仲琳生士顆士顆生不迷崇雋爲不迷曾孫實太宗九世孫也系出漢王房故云隸漢邸善良以下三世名皆與表合而表不書其官葢表所載諸人官爵至不字輩而止此外如汝愚崇憲必愿等則名顯達皆僅書名表例如此然亦難逃黠鬼簿之誚矣相傳崇雋爲宦光之先世今無可攷特書以補郡志冢墓之闕

永清縣宋石幢

永清縣南辛溜村大佛寺有石幢周遭鐫智炬加來心破地獄眞言其末云大宋燕山府永清縣景隆鄉新㽞里王士宗奉爲亡考特建頂幢一口亡耶耶王安娘娘劉氏亡父文淸母梁氏亡伯文佐亡叔文思男六人士宗妻劉氏士言妻郝氏士英妻楊氏士廉妻孫氏僧恒企士忠妻寇氏女楊郎婦維宣和七年十一月戊辰朔五日壬申日丙時建按宋石刻所在多有唯燕山一路不在宋疆域之內宣和暫復不旋踵失之今京城內外絕無宋片碣而此幢巋然於小邑荒邨朱氏日下舊聞亦未采入故表而出之辛溜即新留士人相沿譌變而音不異其稱大父耶耶則

北人猶有此稱大母曰娘娘則未之聞也又縣南信安鎮龍泉寺有金大定三年碑其文亦有王孝子耶耶之文當亦謂其大父耳僧恒企一人列於六子之數蓋出家爲僧者

史氏墓三碑

元史史天倪天澤大都永淸人今縣之焦垈邨史氏墓在焉有三碑一爲史氏慶源之碑前北京路行尚書六部郎中崔鉉撰宣差五路萬戶府詳議官趙安世篆額平元書丹碑末題歲在庚子九月丙戌十七日戊寅前行北京等路六部尚書史秉直立石前義州節度使行北京都元帥

史進道同立一爲大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書史公神道
碑雲中劉祁撰燕然平元書齊西趙安世篆額碑末題歲
乙巳九月四日宣差眞定等五路萬戶男天澤同立宣權
眞定等五路萬戶男天安立石一爲義州節度使行北京
路兵馬都元帥史公神道碑陳臺段紹先撰燕然平元書
丹詳議官趙安世篆額碑末題乙巳年五月日宣差眞定
河間大名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姪史天澤同立宣權眞定
等五路萬戶兼知中山府事姪史天安立石其云北京路
行六部尚書者秉直也其云北京路兵馬都元帥者秉直
之弟進道也秉直事元史附見於其子天倪傳而進道不

見其名且職任亦不卑可以補正史之闕慶源碑載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詳秉直長女爲太師國王夫人其事不見於它書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連姻貴族所致論史者不可不知也

朝城縣令旨碑

朝城縣興國寺有令旨碑一爲合刺查太子令旨猴兒年三月初七日和林城子寺裏寫來一爲皇子忽察大王令旨乙巳年九月初三日合刺腦兒寫來一爲密里吃臺大子令旨不見年月皆刻于一碑合刺查者太宗第四子哈刺察兒也忽察者定宗長子忽察大王也密里吃臺者潤

端太子之子滅里吉歹王本太宗之孫當時亦通稱太子
也第三道旨云據公主百戶駙馬會都地面裏朝城縣按
食貨志鄆國公主位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朝城爲濮
州屬縣卽其分地又公主表有貴吉八忽公主適赤窟孫
懷都駙馬懷都卽碑所稱會都聲相近也其云道與囗羅
歹嚴相公者東平行臺嚴實子忠濟也其稱匣合皇帝在
成吉思皇帝之後囗囗皇帝之前則太宗也元初風俗質
朴太祖成吉思之號生前所上太宗而下皆以名稱太宗
之名史作窩闊台祕史作斡歌歹予所見元聖旨碑或作
月古台此又作匣合譯音初無定字當時不以爲嫌也乙

已爲太宗六皇后稱制之第四年定宗尚未立而其子已稱皇子蓋人心推戴非一日矣猴兒年當是太宗八年丙申而末一道亦必在定宗后稱制時蓋憲宗時太宗子孫皆擯斥不復用事矣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首云皇帝福廕裏勢都兒大王令旨今有本投下分撥到萊州神山長生萬壽宮石眞人依舊加九陽保德純化眞人末云至元十六年七月十三日祭罕惱兒有時行按宗室世系表勢都兒者太祖弟搠只哈撒兒之孫而移相哥大王之子也此碑在掖縣城東三十

里道士石之温墓上掖爲萊州倚郭縣而州又隸于般陽
府路元初以般陽路爲哈撒兒王分地故有本投下之稱
此與朝城令旨碑皆錢唐朱文藻朗齋所貽

東鎮廟元碑

錢唐何元錫夢華言嘗見東鎮廟時享記云至正八年正
月遣翰林學士承旨臣咬住翰林待制臣遠者圖以二月
初有六日至于岱宗以初有七日至于東海咸致享焉所
口非有先後之殊蓋從驛傳便也越十有四日至于東鎮
沂山元德東安王廟廷其儀則香一 銀盒幣二 錦旛寶楮
伍包兩有司具牲酒庶品以薦案祭祀志嶽鎮海瀆代祀

自中統二年始凡十九處分五道後分爲東南西三道既而以驛道迂遠復爲五道東嶽東海東鎮爲東道也其禮物則每處歲祀銀香盒一重二十五兩五鎮銷金旛二鈔二百五十貫較之石刻寶楮五十兩僅得其半豈史所載爲初制其後倍增之歟順帝紀至正八年不載此事蓋史之闕也予攷古人紀日於一日至十日未有加初字者宋金石刻題名始有初一初二之稱此刻云初六日初有七日尤複沓可笑矣王介甫集中唯高陽郡君齊氏墓志有云五月初三日十月初八日餘篇無此例蓋刊梓者妄益之耳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嘉定錢大昕學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邶風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盈與鳴韻瀰與鷕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

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證也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佽柴固韻調同雙聲亦韻也

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廷賡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之權輿皮襲美雜體詩序以蝃蝀在東鴛鴦在梁爲雙聲始與何所見之不廣也

古人聲韻之密

史記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四句不獨車與家韻也甌窶與篝韻污邪與車韻穀與熟韻蕃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與丕旦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

雙聲

六朝人重雙聲雖婦人女子皆能辨之自明以來士大夫談詩各立門戶聚訟緐興而於雙聲之顯然者日習焉而不知葢八股取士所得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子衣鉢相承轉以讀古書爲務外能辨平側者少矣況能究喉舌

脣齒之清濁乎

南史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好與元保（戎之父）奕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

王融詩圓蘅眩紅蘤湖荇煒黃花迴鶴横淮翰遠越合雲霞雙聲之體始于此

北史魏收傳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汲古閣本作遇魏收衰下乂有曰愚魏三字）魏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孔當作札）

洛陽伽藍記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駡

皮日休雙聲溪上詩云疏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唐詩紀事

溫庭筠有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剎作雙聲詩栖息消心象簷楹溢豔陽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髣髴復芬芳

東坡戲作切語竹詩隱約安幽奧蕭騷雪藪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渺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鞭迸璧背脫

鍏吐天梯煙篠散孫息高竿栱桷枅漏闞零露落庭度獨
蜩啼掃洗修纖箾窺看詰曲溪玲瓏綠醽醴邂逅盍朋攜
又戲和正甫一字韻詩故居劒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荊
菅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蘘秸
公貴幹蠹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閒關
又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江干高居堅關扃楗耕躬稼角
挂經篙竿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
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荆筓供膾愧攬晤乾鍋更戛甘瓜羹
又江行見月四言詩吟哦傲岸仰晤巖月遇巘迎崖銀刓
玉齕鼋魚噞喁雁鶩嶼屼臥玩我語聱牙岌業

姚合洞庭葡萄架詩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涷都凋第四句影字非雙聲恐誤

沈約韻不同于今韻

唐人韻以庚耕清同用青獨用相沿至今千有餘年矣然青之與清實無分別世謂今韻權輿于周沈而休文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坰縈青爲一韻則休文初未析清青爲二也

七言在五言之前

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即成七

言荀子成相荊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卽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于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作僞也枚叔又在

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詩其爲臆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于史漢諒亦出於依託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有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

古詩律詩之別

唐人詩自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曆貞元詞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新舊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一體未嘗別而異之也元微之詩亦以類相從分爲十體曰古諷曰

樂諷曰古體曰新題樂府曰悼亡曰豔詩曰古豔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古律之別其在元和之世爭李漢編次昌黎集亦分古詩聯句律詩爲三體韓與元白同時

陶靖節詩

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不見晉宋二史其詩云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當在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唯史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刺史而此云

左軍小異攷宋書齡石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矣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齡石之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聯句

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濫觴于始厥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人各兩韻所與聯者惜之循之其姓與爵里不可攷謝玄暉阻雪一篇與江秀才華王丞融王蘭陵僧孺謝洗馬吳謝中郎緩沈右率約聯句又有聯句六篇葢在宣城作故署府君而不名其與聯者何從事吳郎陳

郎曹丞齊舉郎惟紀功曹晏稱名唐中宗降誕日內殿宴羣臣聯句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宰相李嶠以下至上官婕妤凡十四人繼之用柏梁故事嗣後御大明殿觀吐蕃騎馬戲重爲柏梁體聯句則韋后長寧安樂太平公主皆預焉

詩集附它人作

謝宣城集附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詩皆同詠一題杜工部集附李邕賈至嚴武高適郭受韋迢諸人皆酬贈之作惟元次山舂陵行賊退示官吏兩篇重其詩因重其人故特錄之此又一例也

杜少陵詩用韻

杜子美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顧盜人謂下二句無韻非也寒桓與魂痕古韻本相通

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按廣韻一東部無農字乃張仲素稼如雲賦官限農字賦中押同功終字全入東韻正與杜雨晴詩同葢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後來刪去其一耳

西山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用

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體也湯盤銘三句皆用日新古人已開其先後人詫爲異事矣

少陵生卒年月

元微之誌子美墓云享年五十九而不言卒于何年舊唐書云永泰二年卒永泰二年卽大曆之元年是歲丙午則當生于景龍二年戊申矣按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大曆庚戌春尙无恙謂卒于永泰二年者誤也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曆五年辛亥卒似矣而干支却差一歲葢先天改元

寶王午大曆五年實庚戌也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云大曆四年己酉年五十八干支雖合卻非卒年

飲中八仙

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唐書李白傳載酒八仙人姓名與杜詩同

亞相

少陵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漢以御史大夫爲亞相之晉官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故以亞

相目之傳經雖韋氏故事然賢與玄成兩世丞相非終于御史大夫也

頻煩

頻煩漢人語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是也晉書紀瞻傳頻煩饕竊庾亮傳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周書太祖紀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劉知幾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繇晉書王濬傳蒙國厚恩頻繁寵擢繇煩同音亦同義也杜詩三顧頻煩天下計正用蜀志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頻煩也古人以鄭重爲重疊之義鄭

重頻煩皆雙聲

友于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或疑友于歇後語不可以偶肺腑予謂唐人精于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以邱墟對已矣也予聞之大父云

分減

杜子美秋野詩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梁侍御日緝謂分減二字見華嚴經王阮亭汪鈍庵兩公極稱之以爲注家所未及吾友惠徵士松厓云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

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見御覽四百十七卷此分減二字所本華嚴唐人所譯未可以注杜詩也大昕按陳書姚察傳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分當讀去聲

少陵用薛據詩

唐詩紀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薛據詩也子美懷據詩乃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韋左司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裴度記毛仙翁事亦云先儒以爲繫風捕影施肩吾詩落盡萬株紅無人解繫風又攷牟融理惑論云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

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漢人已有斯語

乾愁乾忙

南史范蔚宗傳有乾笑字韓退之詩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寍相親王介甫詩賴付乾愁酒一樽謂空愁而無益也偶檢詩白首乾忙度歲時又云乾忙雖是紅塵冷須聽幽禽快活吟亦謂空忙而無用也

旬

古人以十日爲旬故旬字从日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爲旬者唯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

誤始于唐中葉也夢得會昌二年卒樂天會昌六年卒

十字

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郎古人所云午貫也晉書何曾傳蒸餅非裂成十字者不食北史李庶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水經注濟水渠水篇並有十字溝顏魯公家廟碑陰額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劉禹錫詩十字清波遶宅牆

徧中立字退之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後人因以爲昌黎晚年惑金石藥之證頃閱洪慶善韓子年譜有方崧卿辯證

一條云衛府君墓誌今本作衛之元其實中立也衛晏三子長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次中行字大受誌首云兄弟三人後只云與弟中行別則其爲中立誌無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者乃中立也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

苜蓿盤

薛令之爲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令之題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筯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今人用

苜蓿盤以爲州縣教職故事非也

杜韋娘詩

劉夢得與杜鴻漸不同時世傳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爲楊州大司馬杜公鴻漸開宴作者傳聞之妄也

李正封

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

正封之詩見矣大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眞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爲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郾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爲文宗非明皇審矣計氏紀事編次目錄列于元和長慶諸家之後本無舛譌校刊者以意妄改耳

借韻

五七言近體第一句借用旁韻謂之借韻唐詩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錦幃初卷衞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始啟其端至皮陸松陵集則舉之不勝舉矣宋人借韻尤多近

代名家以此爲戒此後生之勝于前賢者

唐人辨聲韻

唐人喜辨聲韻雖尋常言語亦不苟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却爲石喚針將作眞怱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陰如因也

金昌緒

金昌緒春怨詩打却黃鸎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昌緒餘杭人一作葢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爲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爲嘉運作耳唐詩紀事

胡釘鉸

胡令能莆田隱者少爲負局鍍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剖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世謂胡釘鉸者貞元元和間人唐詩紀事

李義山

唐詩紀事李商隱卒于工部侍郎按新舊史商隱未嘗爲此官不知紀事何据

晚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間濮上亾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人正聲謬矣若司空圖之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曹松之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

枯聶夷中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曹鄴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趙牧之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計敏夫云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氣衰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

父母官

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惸嫠自注民間呼令爲父母官又贈浚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神仙侶北部休誇父母官父母官之稱自宋初已有之矣雖然天下

無不愛子之父母而却有不愛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勢以
恣其殘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顧名而慚且悔乎唐呂溫守
衡州送毛令絶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
今朝臨别無它祝雖是蒲鞭也莫施此仁人之言當官者
宜日三省也

王介甫詩

王介甫仁宗皇帝挽詞厭代人閒世收神天上遊厭代即
厭世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是也一句之中世代
重出謂介甫精于小學吾不信也
介甫詩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棊明朝投局日

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李雁湖注本凡再見一在第四卷古詩類一在第四十八卷絕句類臨川集止於第三卷一見

蘇東坡詩

東坡戲作賈梁道詩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子弱冠讀晉書宣帝紀即疑此詩之誤蓋王淩爲司馬懿所殺非司馬師也懿字仲達師字子元東坡誤記此爲司馬師事耳後廿餘年讀查初白補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矣生平攷辨往往有闇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貽雷同之誚今老矣偶記此事私喜小時妄下雌黃亦有一得故特存之

薛士龍有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之句王伯厚以爲的對然左角南柯始于東坡

馬上續殘夢唐人劉駕句也東坡亦用之坡非肎蹈襲者葢闇合耳

蔡確車葢亭詩

蔡確固是憸人但以題車葢亭詩文致其罪與李定之陷東坡何異此事起于吳處厚處厚亦終不得志此等人天所不祐也以文字罪人始于元豐宣仁臨朝悉改熙豐弊政而於蔡確事不免過當其後卒啓同文之獄葢去姦亦須顧大體不可快心一時范忠宣以諫此事罷相其識高

于人遠矣

江西派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涪翁并列陳後山於諸人中後山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與涪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誕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為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

鼂无咎詩

鼂无咎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脚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欲知水深觀水津按爾雅

本以大山宮小山五字爲句霍一字爲句无咎誤仞爲三字句

第一山詩

盱眙縣坡璪泉有米元章書第一山三大字傍題絕句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初刻也厥後好事者鈎摹三大字刻之它所世遂不知此山之在盱眙矣

詩詞蹈襲

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唐人袁郊詩也元詩載文宗皇帝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亦有一二三點

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之句此好事者偷竊古人句假託爲之

樂天長相思詞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歐陽公集亦載此詞吳融有詩云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于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雨翩翩歐陽集亦有之題爲瑞鷓鴣詞歐公非竊人句爲已作者偶寫古人句編次公集者誤以爲公作而收入之

黨懷英詩雲山聊欲追聱叟風腋何妨借玉川劉迎集中

亦有此兩句元遺山中州集並選之

一集中重複句

名登郤詵第身著老萊衣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詩也又見送蒲秀才擢第歸蜀詩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許渾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詩也又見秋日寄故人詩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譚用之幽居詩也又見山中春晚寄賈員外詩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高啟詠梅詩也又見和西園公詩春後春前曾獨采江南江北每相思高啟和西園公詠梅詩也又見和衍師詩細雨春歸雁深山日暮鐘朱彝尊登觀山詩也又

見靑浦道中詩前賢得意之句不嫌重用

楊陸兩公年壽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名位相若而皆壽考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見于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攷劒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尚無恙當以直齋爲正矣

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

老圃詩自注乘成兒生于乙巳予丙午誠齋丁未見孫奕示兒編與傳不合當更攷之

放翁論詩

陸務觀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義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何君墓表

百家姓

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却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鄉村小兒所

習百家姓一書葢猶宋人所習以趙爲首尊國姓也

楊誠齋詩

轎子始于宋時而詩家罕用此字楊誠齋獨喜用之如行到深邨麥更深放低小轎過桑陰詩卷且留燈下看轎中只好看春光總將枝上雨灑入轎門衣曉過新橋啟轎牕要看春水弄春光行到笪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牕羅暖轎行春底見春遮擱春色不教親急呼青繖小涼轎又被春光著莫人

藞苴

楊誠齋野薔薇詩紅殘綠暗已多時路上山花也則稀藞

苴餘春還于細燕脂濃抹野薔薇按廣韻引玉篇云蕣苴
泥不熟貟蕣盧下切湯若士還魂記有春色蕣苴句葢用
誠齋詩

宋正甫

王伯厚記宋正甫詩三聖傳心唯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眞
正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
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即正甫否當攷

迎富

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魏華父有二月二日
遂盛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

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後村詩

詩家詠古但取對偶精工不計事迹之然否如後邨詩未必朱三能跋扈祗因鄭五欠經綸眞耳食之論也朱温之跋扈久矣昭宗始立頗有削平方鎭之志乃誤用張濬爲相欲倚汴以圖并及濬出師挫衂温竟未遣一卒唐之亾濬之罪也鄭綮之相在乾寧元年其時國事已不可爲尋卽辭疾去官綮於出處無玷矣歇後作相時事可知乃綮

自謙之詞平情論之則昭宗一朝相臣無出其右者後邨道聽塗說豈眞有論世之識哉

論詩絕句

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啟一戶牖矣

律詩失粘

王阮亭斑管題詩吳祭酒紅顏顧曲袁荆州人多笑其失粘然亦有所本楊誠齋送何一之右司出守平江詩人物

只今何水部風流不減韋蘇州一篇八句獨此句拗阮亭
葢用其體前輩一時失檢即爲後人文過把柄如陸放翁
字務觀觀本讀去聲而當時即有押入平聲爲放翁所譏
者朱錫鬯詩石湖居士范成大鑑曲詩人陸務觀正用此
事所謂明知故犯欲自矜其奧博也

水田衣

釋子以袈裟爲水田衣今杭州神尼塔下有唐杭州刺史
盧元輔磨厓刻七言詩首句云水田十里學袈裟阮亭水
田一帶學僧衣之句葢本於此

上下泂

水經注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淥楊儀居上洄楊畀居下洄朱錫鬯詩屢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洄盍用此事近人注曝書亭詩者引爾雅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實之失其旨矣

⿰鼠冋⿰鼠令

廣韻⿰鼠冋⿰鼠令斑鼠也兩字皆在十九青部玉篇⿰鼠冋公熒切斑鼠也⿰鼠令力令切⿰鼠冋屬⿰鼠冋亦作⿰鼠冋白香山游悟眞寺詩⿰鼠冋⿰鼠令上不得豈我能攀援是也古人以鼠鬚製筆故筆有⿰鼠冋⿰鼠令之稱或作⿰虫冋蛉然字書本無⿰虫冋字也朱錫鬯作曹侍郎挽詩云硯憐鸜鴿潤筆肎⿰虫冋蛉拋誤⿰虫冋爲⿰虫冋⿰虫冋卽蠁字說文

知聲蟲也恐無與颸通用之理

三橋

朱錫鬯風懷詩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傳上句用李商隱明日詩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也注家不能引

踳與蹖異

說文舛或作蹖蹖从春舂舛聲相近故有舛音古書舛駁字多作踳又廣韻三鍾部有蹖字蹋也書容切踳从春蹖从舂音義迥殊朱錫鬯齋中讀書詩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駁踳眞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似誤仍爲一字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沈作喆寓簡謂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于古朱錫鬯齋中讀書詩第四首云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去其二變一成白牾盍用沈氏說注家未有引此者

查初白

查初白贈湯西厓詩敢擬微之並樂天才名官職兩殊懸只餘一事差相似恰比先生老七年自注謂樂天長于微之七歲按唐詩紀事云樂天生于代宗大曆七年壬子微之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少樂天八歲非七歲也

文選

李陵荅蘇武書東坡譏爲齊梁人作然劉知幾已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矣予謂魏晉人喜僞造文字如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尚書汲郡之紀年不一而足此書當是魏晉初高手爲之齊梁人不能辦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此篇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痛切言之示誡後代昭明采而錄之非無謂也

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概不取唯錄王簡栖頭陀寺一篇以備斯體簡栖名位素卑

不爲當時所重而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措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

御覽載孔融語

孔融爲北海相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特立一鄉名鄭公鄉其推許甚至而太平御覽載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見御覽卷六百八）予謂此必非孔文舉之言殆魏晉以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勗中經薄始有四部之分文舉漢人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

三禮初無麒麟皮冒鼓之說也范蔚宗書及章懷注皆無此語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庾闡揚都賦

庾闡字仲初晉給事中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見晉書文苑傳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葢賦成又自爲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蔡仲默書集傳仍庾爲唐又以揚都爲吳都固失之不攷胡朏明以庾杲之當之亦未讀晉書矣

范縝神滅論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宣尼而

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譏後代范子眞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文筆

劉彥和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篇）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詩任筆殷璠云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

庚子山賦

古人文字不以重複爲嫌庾信哀江南賦杜元凱兩見陸士衡一見陸機兩見班超兩見白馬三見西河兩見驪山兩見七葉兩見暮齒兩見秦庭金陵南陽釣臺七澤全節諸侯荒谷皆兩見

未深思于五難本無情於急難一段之中重押難字

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上句用韓信事下句用伍子胥事顧亭林謂漂當作溧溧渚即瀨渚亦用子胥事子謂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溧也

傅奕詆浮圖法

唐傅奕上疏詆浮圖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沙門自傳其敎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華及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此韓退之佛骨表之藍本也

陋室銘

崔沔嘗作陋室銘在劉禹錫之前李德裕有秋聲賦在歐陽公之前梁元帝金樓子有一條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玄經何

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宋子京喜韓柳文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於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鱷魚文四篇藩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禘祫議孝友傳載復讐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後序李渤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荅書甄濟傳載愈荅元微之書韋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誌也於柳傳載與蕭翰林俛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咎賦四篇孝友傳載駮復讐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貞行傳載與何蕃傳段秀實傳亦采宗元逸事狀增益之趙宏智傳附矜事

亦宋宗元所撰墓誌也

原道

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訓劉氏文心雕龍亦有原道篇

老氏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云大道

廢有仁義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道在邇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

謂合仁與義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與孟子言仁義同功

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勝于宋儒

譁辨

諱辨一篇引二名嫌名律最明白而舊唐書譏之然細讀此文亦多可議呂后名雉雉在上聲旨部不與治同音治有兩讀一平聲直之切一去聲直吏切非上聲也且其字爲高宗諱郎云元和之世親盡不避於義終未安曾子之父名點不名皙杜操字伯度後人避魏武諱追改見貧暇集杜與度亦不同音

河間傳

漢書原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柳子厚河間傳蓋本於此而

詞太穢褻此等文不作可也

古人文字不宜學

李翱述其大父事狀題云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

文集須良友删削

白樂天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曾王晚年異趣

王安石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壁注云觀公此詩尙謂退之未識道眞也予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李季章說是南豐亦不滿于安石也安石與子固交最厚及居相位未嘗引居要職知其晚年異趣矣大抵好詆毀人者必非忠信篤敬之士於古人且不能容況能容同時之善士乎安石心術不正即在好非議古人子固窺破此等伎倆故始密而終疏

七大家

李紹序蘇文忠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官禮部侍郎

老蘇族譜引

蘇明允族譜引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非高祖朝臣唐書味道傳貶眉州刺史在中宗之世則神堯殆神龍之誤歟老蘇以古文名家自述先世不應差誤或

傳刻失之也味道相武后有模棱之譏然劉夢得言宋廣平在下僚以梅花賦投蘇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其推奬後進有過人者宜其後裔多文人也

東坡跋語誤

東坡跋晉桓温書云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嵆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按桓温所云蜀平謂滅李勢也譙縱之平在安帝義熙中不與桓温同時此東坡記憶之誤

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末皆韻語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子與有韻從古

音也天子曰不歸之造物物與不韻讀不爲弗從廣韻也
俗本不下多然字葢淺人妄增

東坡學韓柳

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
傳也葢公堂記用子厚郭橐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父子共一碑

石元懿公熙載與其子文定公中立同一碑其文蘇魏公
所爲也陸務觀撰詹朝奉靖之墓表兼述其子長民事葢
用石家故事

歸震川

歸震川文集後附王文肅錫爵所撰墓誌予初讀之歎其波瀾意度頗與熙甫相近後讀唐叔達集有此文知爲叔達代作叔達父名欽堯震川高弟其淵源有自矣

顧盌人

顧盌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盌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仞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宅文易之則次耕已覺其謬矣

開化寺碑

朱錫鬯開化寺碑一刻于竹垞文類再刻于曝書亭集而

陸清獻三魚堂集亦載此文盍清獻愛其文鈔置篋笥其後門下士編次文集誤仍爲清獻作

四六

駢儷之文宋人或謂之四六謝伋字景思四六談麈王銍字性之四六話是也攷文心雕龍章句篇有云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盍應機之權節也則梁時文筆已多用四字六字矣

文人避家諱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温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

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作序或改用敘字

題諱塡諱

彭王傅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姪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郎今人所云塡諱也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橡塡諱是宋人已稱塡諱矣元刻麻衣子神字銘孛述魯翀撰二子孛述魯遠書南陽貢士李珩塡諱正用徐峴之例孛术魯二字姓也不刻术作述譯音無定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錢大昕學

圓徑周率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閒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

算氏之最者也(隋書律曆志)西洋人割圓六宗三要之說窮極幼眇所得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五正在沖之所定盈朒二數之閒世閱古今地分中外而布算若合符節用以步天宜若確乎不可易矣予族子江寧教授唐(號溉亭)獨疑之謂圓周曲線也圓徑直線也以各等邊線用句股法取其弦遞析之愈析愈細終無合爲一線之理則所謂密率者猶未密也今試以木製大圓輪其徑一丈以長竹篾刻尺寸分秒度之得實周三丈一尺六寸有奇乃知沖之密率猶失之弱蓋以直求曲勢必不能密合非算之不精於理有未盡也昨元和李生銳(字尚之)告予云秦九韶數學

九章卷三環田三積問術以圓徑自乘進位爲實開平方得周設徑一億依術推之得周三億一千六百二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奇與溉亭之說合則古人已有先覺者

王深寍引九章有誤

王深寍引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見困學紀聞卷十九）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

夕桀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謂夕

桀二字非鄭注後人附益也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譌

六壬推行年

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始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巳爲夫婦褢妊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則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六壬十二神

論衡難歲篇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按此十二神六壬

家所用論衡雖引其說而未悉數其名登明亥也從魁酉也寅爲功曹亦見論衡遭虎篇

六壬家又有貴人螣蛇朱雀六合句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玄武太陰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攷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雖不詳列十二之名當與六壬家不異

太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天一家

褚先生云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按天人家不見于漢藝文志當是天一之譌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葢其一也

算盤

古人布算以籌今用算盤以木爲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輟畊錄有走盤珠算盤珠之喻則

元代已有之矣

蓋天

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宣夜渾天三家宣夜之學久失其傳周髀則蓋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楊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殊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曉然攷之梁代崔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北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之人早有

先覺者矣

九鬿

劉向九歎訊九鬿與六神注九鬿謂北斗九星也按說文無鬿字當爲魁之譌古書斗爲升與斤相似因誤爲鬿并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河圖闓苞受

續漢書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鬭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王伯厚謂鬭苞似是人名氏按文選李善注引河圖闓苞受曰茀慼苗裔出應期闓苞受葢河圖篇名漢志譌闓爲鬭非人名也授與受通

霜月

韓勑造禮器碑云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語予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篇七月爲相

咸池

西嶽華山亭碑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按淮南天文訓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歲在子卯午酉則歲所直之月正當咸池之位如卯年卯月咸池在卯午年午月咸池在午酉年酉月咸池在酉子年子月咸池在子故名曰咸池也咸池大歲與斗杓小歲相對洪氏隸釋引作太歲誤也洪氏又引天

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奎婁胃昴畢觜參居之敦牂歲

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葢三宿在西宮之中而

歲星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此則誤會史記之意

史記所謂歲陰在午星居酉者謂太陰在午非太歲在午

也若太歲在午則歲星當以五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東方

與咸池無涉矣

太陰

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

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淮南

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

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四仲
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
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酉歲
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是爲四仲行三
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
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觜觿參太陰在
申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
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是爲四鉤行二宿此在
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
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史記正義

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爲太歲則失淮南之旨
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
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玄枵則太歲
必在丑推之十二辰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
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郤云在寅歲星舍須女虛危是玄
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郤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
卽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
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
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卽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
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爲歲

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
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閼
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
有推太歲所在法别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
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不
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别矣晉灼晉
人宜其仍太陰爲太歲也

漢志言歲星晨出東方之宿兼取石氏甘氏太初三家其
云石氏者大約與史公同而與太初常差兩次甘石以太
陰紀年太初以太歲紀年兩家本不能强合班氏昧于太

陰太歲之别乃謂甘氏太初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據後所見也不知歲星每一年而行一次即有贏縮斷無差至兩次之理甘石之不同可以贏縮解之豈可例諸太初乎

六曆

古曆存於漢者有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祖沖之言古之六曆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輙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是推之古曆之作皆在漢周末理不得遠且卻較春秋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明矣書正義古時眞曆遭戰

國及秦而亾漢存六曆雖于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曆魯曆葢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攷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

歲星超辰

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爲超辰之率漢以後歲星之行漸速如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始建國八年（即天鳳三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即地皇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漢史所記也三國志注載博士蘇林董巴上表稱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

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
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攷地皇元年庚辰至建
安五年庚辰僅一百八十年以古超辰率計之建安元年
丙子歲星但當在玄枵耳今乃越諏訾降婁而至大梁則
是百八十年之閒歲星已超三辰也歲星之行不能與太
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于東漢至今因之

置閏

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閒有相距三十三月者
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如宋祥符乙
卯歲閏六月至天禧戊午閏四月是也今時憲書用定氣

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由是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如乾隆丙寅閏三月戊辰閏七月遠者相距或三十五月如雍正甲辰閏四月丁未閏三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亦從未置閏以乾隆戊戌年時憲書攷之此六十年中閏四月者四閏五月者四閏六月者四閏七月者三閏九月者二閏十月者一閏二月者一

二十四時

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是爲二十四小時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

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予在都門游法源寺見遼舍利函記後題甲時又於戒壇寺見遼法均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其一題庚時一題坤時潭柘寺見金了公禪師塔銘亦題庚時葢遼金石刻多用斯語武虛谷授堂題跋載西嶽題名有天禧四年某月日巳後午前丙時豎立又北嶽廟有大中祥符五年題名云閏十月二十五日卯後四刻乙時是宋石刻亦有之後讀舊唐書呂才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則隋唐以前已有此稱又攷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議黃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強又二年七月日加壬月景蝕景即丙字避唐諱改是

以干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未有此稱矣

夜子時

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劉孟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今旣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見賓退錄宋史厯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厯是歲立夏四月三日甲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系前一日終宋世未嘗改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

門輒譏太史爲誤非也

回回算術

明史載回回曆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戴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弟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

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爲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弟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實暗用回回法耳

國朝時憲書初用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與弟谷所定同乾隆閒更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比前率稍强

回回曆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陰年也所謂太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凡月分一月大二月小三

月大四月小以次相間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第十二月增一日凡三百五十五日按月周一大一小相間又三十年而閏十一日是每月二十九日有半又贏三百六十分之十一也

十干配合

十干配合之說本於易繫辭及春秋左氏傳而漢書五行志衍其義尤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地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

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左氏昭八年傳文今按水一爲少二牡者壬與丁合也天一壬水地二丁火木三爲土十牡者甲與己合也天三甲木地十己土土五爲水六牡者戊與癸合也天五戊土地六癸水火七爲金四牡者丙與辛合也天七丙火地四辛金金九爲木八牡者庚與乙合也天九庚金地八乙木

刑德

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亥水刑在辰今本漢書翼奉傳注兩刑字皆作利傳寫之譌也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按亥辰午酉今人所謂自刑也木生亥壯于

卯窮于未木落歸本故木刑于亥水生于申壯于子窮于辰水流歸末故水刑于辰火生于寅壯于午窮于戌金生于巳壯于酉窮于丑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也古法巳亥寅申爲四孟亥爲自刑則寅巳申相刑故曰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也子午卯酉爲四仲午酉皆爲自刑則子卯相刑故曰子刑卯卯刑子也辰戌丑未爲四季辰爲自刑則丑戌未相刑故曰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也

河戒本河戍之譌

史記天官書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漢書天文志鉞作戉（今刊本作戍誤）志又云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

戉爲越門北戉爲胡門今本戉作戌亦轉寫之譌葢戉星在南北河之閒故曰河戉南戉卽南河北戉卽北河也天官書星茀于河戒戒亦戉之譌小司馬引漢志星孛于河戒其占曰南戒爲越門北戒爲胡門、則并漢志戉亦誤改爲戒矣唐一行大衍術議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葢由誤讀史漢後人又承一行之誤而南北戒之說牢不可破眞所謂郢書燕說也小司馬氏張氏皆與一行同時習聞其說故索隱正義多用戒字

電父

今人稱電神曰電母告人則稱電父管輅別傳云天昨檄

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

雷公

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王逸注招魂云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

大將軍

隋李康清德頌後題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歐陽公謂大將軍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吳仁傑以爲郎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抱朴書有諸臯太陰

將軍之稱碑用其說見兩漢刊誤補遺子謂仁傑強作解事於方術本未究心其言絕無根據案堪輿家大將軍居子卯午酉四正方三年一徙十二年而一周亥子丑歲在酉寅卯辰歲在子巳午未歲在卯申酉戌歲在午與太陰之順行十二辰者迴不相合唯寅申巳亥四年偶與太陰相值吳氏欲以附會太陰將軍之名甚不然矣周公謹亦主太陰將軍之說與吳仁傑同

孤虛

史記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龜策傳裴駰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

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戸也與裴說似異

歸忌

陰陽書曆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後漢書郭躬傳注

反支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

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後漢書王符傳注

奇門

奇門之式古人謂之遁甲即易入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相合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語所夢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云云此遁甲式也日在牽牛冬至之候葢冬至後壬子日庚子時子爲夜半陽遁第一局甲午爲旬首在巽宮杜門爲直

使時加子子爲元武故云介蟲先見也規矩權衡謂坎離震兌四正之位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執權司冬是其義也加以四維故云八卦相望也

九宮之神

九宮之神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按素問刺法論岐伯曰木欲升而天柱室抑之火欲升而天蓬室抑之土欲升而天衝室抑之金欲升而天英室抑之水欲升而天內室抑之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

宮天内土神之應宮也抱朴子内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内日天内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天内即天芮也然則九星之名由來古矣

六壬

六壬之占載於正史者晉書戴洋傳咸康五年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郗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象不敢進武昌也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

月月將在寅日躔之次謂之月將十月建亥日躔析木爲寅位也寅爲功曹夜半爲子時以寅加子故以寅子決賊之衆寡於占例甲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巳亥數四故云寅數七子數九隋書庾季才稱甲數九子數又九

十干寄位於支未爲丁寄位酉爲從魁加於丁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甲申旬空午未丁亥在甲申旬中丁在未位故云有空亡之事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史但云洋善風角亦不稱六壬

天乙 酉丁 戌天后 亥太陰 子玄武 丑太常

太陰 亥酉 酉天乙 寅白虎

太常 丑亥 申螣蛇 卯天空

天空 卯丑 未朱雀 午六合 己句陳 辰青龍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亾

六壬釋兆六卷六壬之名始見於此